



风流才女

石评梅传

柯兴 著

中国戏曲出版社

风 流 才 女

——石评梅传

柯 兴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9·字数 156,000
1987 年 12 月第 1 版·198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 7-104-00050-x/I·21

书 号 8069·1263 定 价 1.80 元

内 容 说 明

石评梅和高君宇是本世纪二十年代著名的文学名士和革命活动家。他们高风亮节，纯情俊逸，共同走过了一段执着追求的路，用生命谱成一曲震撼人心的爱情悲剧。“高石爱情”虽然象闪电、彗星般迅逝，但它璀璨夺目的光辉却永照后人。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风流才女——石评梅传》象首散文长诗，抒发了对“高石爱情”的仰慕和崇敬。它集中采撷了长篇小说《风流才女》的精华，是一部精萃的文学缩写，又是一部独具特点的华章，读者可用较短时间欣赏到一部长篇巨制的故事，众多人物的形象，真实历史事件的画卷。

序

张 韧

《风流才女》的主人公石评梅，我是在北大读书时已知道她是“五四”时代名噪京都文坛的女诗人。她那凄婉清丽的诗篇，陶然亭公园里她与高君宇双双并立的白玉墓碑，唤起了我对她敬慕的感情，了解她生平事迹的愿望。然而，我查遍了当时几部现代文学史著作，却没有找到她的名字。浩劫年代给我心灵留下了道道伤痕，而高石之墓惨遭的不幸便是其中之一。随着邓颖超同志《为题〈石评梅作品集〉书名后志》的发表，高石之灵重新回到印有他们生前足迹的陶然亭湖畔，我欣喜之中有一种朦胧的预感：“石评梅传”将在有识之士手中诞生，我六十年代初期的宿愿该是实现的时候了。

果然，作者柯兴同志今年将他那还带着油墨香味的写石评梅的长篇传记小说《风流才女》，和他自己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本赠送给我。我的这篇序文，自然是尊重友人嘱托而作，也是假此短文了却一份心愿，以表达我对石评梅的敬慕之情，和对当代文学

第一本写她的传记作品的良好祝愿。

序这类文体，分为自序与他序。后一类，多是写于书的出版之前，评述作品和作者，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当好读者的向导。可是，这篇小序却不是这样的，它写于《风流才女》问世之后，而且很少连载文学作品的《光明日报》，居然将它连载过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连续广播了，在读者中间赢得了广泛、热烈的反响。这时写这部作品的序文，它的使命不再是一般性地作者与作品的评介，而是应该探索这部作品为什么得到读者尤其是男女青年读者的喜爱？它的成功奥秘究竟在哪里？传记文学，顾名思义，它是传记+文学的合璧。所以，倘要踏入这座辉煌的艺术宫殿，而且还要取得成功的话，在多种因素之中，我以为关键在于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其一，恰当的选择。选择读者所关注的（至少是读者有了解兴趣的）传记对象；其二，对传记对象的文学化艺术化的水平。前者是史学，后者是美学。惟有历史与审美二者的高度融汇与溶合，才会“取悦”和征服今日的鉴别力愈来愈高的读者。

从作品所选择的对象说，石评梅的二十八个春秋年华尽管是太短促太匆忙了，然而她的身世、诗才、悲剧的爱情与坎坷的命运，都带有凄婉、圣洁以至奇异的色彩，是人生旅程的历史不多见的现象。她的女高师同学、挚友庐隐说，评梅的一生，是一部催人泪下的凄艳的长诗，是一部动人魂魄的哀婉的悲剧。是的，评梅以其爱神、诗神、女神融然一体的

人生，用她的生命火花蘸着泪水所写下的悲剧的长诗和长诗的悲剧，不仅仅属于“五四”时代的，对于当今时代的读者仍然具有“心向往之”的吸引力和启迪心扉的价值。评梅生活的时代是大起大落、波翻浪涌的时代，从“五四”涌来的风暴到退潮，从北伐大革命的高潮到白色恐怖的革命低潮，在这先后两道巅峰与峡谷之中，中国知识界在剧烈的动荡和分化着。走上政治与文学舞台的知识女性，既有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社会革命活动家与革命文学家，也有落荒、退隐、沉沦以至滑向与历史背道而驰的人物。评梅则属于别一世界的女性。现代的革命史与文学史，将大量的篇幅给予了站在时代的两个端极的人物，而象评梅这一类型的则难得一席之地了。从这个意义说，《风流才女》所选择的传记对象，别具慧眼，它没有趋时若鹜，没有参与当今热门题材的交战，它走的不是轻车熟路，而是开拓性的弥补了现代文学历史与现代人物传记的一个空白；又以其不同寻常的诗化笔墨，为评梅一生写了一首悲剧的长诗。

再从传记文学的第二个要素来考察，即这部作品的传记与文学结合得怎样呢？传记文学在我国有着悠久而光辉的传统。这传统的首要特点是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实录。唐人刘知几的《史通·惑经》篇说：“良史要以实录直书为贵”，要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出”。这是就史家的史书、史传而言的。传记文学，特别是传记小说，既然不单单是史传，不是人物与事件的原型复制，而是作家在特

定创作动因与审美理想的追求之中的文学化的传记，当然应该允许，实际上也无法免除某种想象和虚构，但其主要人物的经历际遇，主要的情节事件，无疑是应该遵循实录直书的原则。

我以为，柯兴坚持了秉持公心的历史家与严格现实主义文学家的双重准则为石评梅写传的。虽然由于作者对石女士倾注了敬慕的深情，对人物的生活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某些描述，难免流露出些许理想化与理念设计的痕迹，但人物的主要关节与情节事件，作者做了大量的钩沉史实、去芜存精的工作，其言之凿凿，落笔有辉，是经得起推敲的。不仅仅对人物，即说对历史事件的描述也是一丝不苟的，连石评梅和师生一起到前门火车站迎接北上的孙中山大总统那一天的天气形势，他也查阅了鲁迅先生当天的日记、当时身为京畿总司令的鹿钟麟回忆等资料。这样，不仅仅翔实准确地写出当日大风、寒冷的天气特点，而且在阴冷、灰暗的氛围中，反倒烘托出评梅与群众对中山先生的崇敬与热烈的情绪。类似的历史性场景，作品不止一处，又如长辛店工人参加震撼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女师大学潮与“三·一八”惨案，都写得有声有色。而且，随着历史场景的一幕幕的呈现，同时呈现了当时北方区党委负责人、北京市第一任团委书记高君宇的形象，呈现了他和评梅相敬相爱而又终成悲剧的动人情景。所以说，《风流才女》是石评梅一人的传记，也是她和君宇的双传。历史的场景不是人物传记的附加物，惟有历史与个

人相溶解，绘出历史的广度，才有力地揭示出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的深度。

传记文学所要求的真实，不但是史料的真实，而且要以真情表述人物历史的真实。不虚情、不矫情，而是要真情。从这个角度说，传记文学最困难的还不是史实的真实，因为它毕竟是史料的钩稽和考订方面的工作，而是如何准确、深刻地传出人物的真情，即揭示传记对象的性格、心理和举止言行的情貌。这都是史料所不能简单记述和表达的，它需要作者的敏锐度和艺术的把握，把握人们难以窥见的、隐秘于灵魂最深层次的东西。恰恰在这一点上，石评梅传给作者所带来的困难要多一些。如上所述，历史为石评梅女士留下的资料太少了，何况她的心灵世界又有异乎寻常的、令人难以理解的特点。仅据现有微少的材料，我觉得庐隐致评梅的几封信和《象牙戒指》^①是弥足珍贵的。庐隐不仅仅是评梅的同学和一段时间的共事者，还是她的密友，用庐隐的话来说“你总了解我，我也明白你”。她致评梅信里还说过，“你叫我替你作记述……我焉敢辞。”这里所提的“作记述”，即评梅辞世之后，作者于一九三四年上海书局出版的长篇《象牙戒指》。这自然是一部小说，况且它对评梅的评价和情节的选择，还受到当时的作者의思想和时代的局限。但它是庐隐为完成

① 庐隐致石评梅的信，主要有《愁绪一缕付征鸿》、《寄梅案旧主人》《寄天涯一孤鸿》《灵海潮汐致梅姊》等，均见于《庐隐选集》。本文的引用主语，均见此信与《象牙戒指》。

评梅生前嘱托而写的。所以，依据评梅身世化拟的作品主人公沁珠，以及沁珠的日记摘录，为透视评梅心灵与感情的神秘一隅，无疑是提供了有价值的东西。评梅的内心世界与人生的态度，不是简单几语所能概括的，但我以为，处于矛盾时代的冲荡下的评梅，充满着复杂微妙的矛盾，这是她性格和人生风貌的主要特点。理解了她的矛盾，才可能对这位圣洁的殉情者、女诗人有一个比较清醒而全面的认识。

沁珠日记的第一页，即用红墨水醒目地写道：“矛盾而生，矛盾而死。”这矛盾的心理，对于评梅是双重性的，一是人生事业的选择，一是爱情的选择，她都是矛盾重重的。沁珠曾自喻为《或人的悲哀》里的亚侠，亚侠所说的“我心彷徨得很呵！往哪条路上去呢？”这也许呼出了评梅心灵的声音。因为，“在我心底有凄美静穆的幻梦，这是由先天而带来的根性。但同时我又听见人群的呼喊，催促我走上大时代的道路。绝大的眩惑，我将怎样解决呢？”所以，评梅既想从对君宇的恋情与忏悔中挣扎出来，也有意摆脱北京这窒息的“灰城”，但她南下的心理目标不一定是那么明确，是为了“投笔从戎，奔向战火硝烟的战场”。林砺儒校长的聘书和执意地挽留，可能是评梅留在北京的一个原因，但也有她自身踌躇难决的东西。尽管友人写信呼唤她到南方去，但评梅似乎意识到，去广东也未必快乐，恐惧生活跃入另一种的烦恼。这是对人物把握的具体分寸问题。但我认为，《风流才女》从总体说把握了石评梅的矛盾心

理。她是在“五四”浪潮中勇敢地告别山西乡野的家门，冲出“娘子关”，步入了当时革命漩涡的学堂和文坛。她是强者，但又是弱者，既有浩然之气，卓然自立，假诗神之双翼，凌霄而上，但又是一个不能洗涤自己生命染上的颜色，重感情而又沉溺于感情，没有勇气完全冲破心造的罗网。正因为作者把握住评梅的矛盾中心点，所以，无论是对于她的人生与诗学，还是对她爱情的波折与不幸，作品鞭辟入里，相当真实而有深度地展示了评梅的复杂而微妙的心灵世界。评梅对于读者，不仅仅是语言构造的形象，而且是有血有肉有情的形神兼备、声情并茂的“风流才女”。

在传评梅的真情方面，她与吴天放的情感纠葛与绝别是容易理解的，与高君宇的双双钟情和那种保持距离的冰雪情爱，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的纯真的爱情遭到吴的亵渎，在神圣的爱受到重击之后，她选择的独身主义不一定属于封建的意识范畴，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君宇病逝之后，评梅仍然无法释放对他至爱的情怀，风雨无阻，每周日必到君宇墓祭吊，用她的泪水浇灌君宇墓的花草，这种情感对于今天的某些读者似乎是不被理解的，以至还发出了某种非议。但我以为，这恰恰是全书情感线的极为精彩和动人的篇章。写爱情，一般是相对而言或双双相思，但在君宇死后，单表评梅一方的爱之深情，这才是检验或考验作者艺术把握的功力。作品表现评梅对君宇之情时，如果单单写其刻骨铭心的思念，

追悼的哀婉情丝，这是容易落入俗套的。我认为作者对此的构思力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写君宇故后，评梅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了君宇；一方面，她读了君宇遗留下的日记和他发表在革命报刊上的文章。一方面是她参与的社会实践，女师大的学潮和“三·一八”惨案，开扩了她的视野，李大钊、邵飘萍、刘和珍，先烈们的血孕育了她对革命对时代的新认识，从而加深了她对君宇的理解与爱。另一点是，不能否认评梅对君宇的天折有一种负疚与忏悔的情绪。她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她独身自守，以身伴九泉之下的君宇，是自己折磨自己，然而，她又逃脱不了情丝的捆绑，“我虽未杀伯仁，伯仁终不免因我而死”，也许是她陷入自责自悔之中而无力自拔的原因。这两点，前者是历史的，实践的，后者是心灵的，神秘的感情，但它们都被作者所把握和动情地展示出来了。

传记文学的历史真实和情感的真正，都需要真情的笔墨，动情的语言来描述的。我以为作品的描述语言是好的，美的。它不单单是流利、畅达、生动的语言，而且因为它写的是女诗人，是诗的爱情和悲剧的长诗，所以这部作品描述语言的核心特色，不是一般的小说语言，而是诗！评梅的同学好友，曾称她为颦儿，这可能是因为她那双眉似蹙非蹙，似含着泪水的眼睛，也可能因为她那洁身自傲和声情并茂的诗才，都把她视为林黛玉的缘故吧。作者扣紧了这一点，用了不少黛玉吟唱的诗文，顺手拈来，点染成

趣，使评梅形神毕肖，连其一生的结语也用了“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杯净土掩风流”，那是恰到好处的。总之，作者古典诗文的修养功夫帮了他的大忙，对于爱神与诗神的形象，唯有诗的语言，才会弹奏出和谐而深沉的诗的旋律。

由小说《风流才女》改编为同名的电视剧本，因未见其电视荧屏的艺术形象，现在论其短长还为时尚早。但将其作为文学剧本来说，我认为它吸取了小说的精华，也删削和修补了原作的某些缺陷。从小说到剧本，不是简单地移植和翻拍，我很欣赏作者再度创作的勇气和睿智。剧本开门见山，立马入戏，“山西会馆”场景上使评梅与君宇相识，删削了小说开头将近五十页写评梅与吴天放相识与情爱的内容。应该说，评梅和吴的情感纠葛，不过是为评梅的独身主义的选择作一个铺垫，不宜多费笔墨。此外，评梅两度归乡探亲，也不单单是家庭情谊的渲叙，她到白云寺对吟梅生前的情人，现已遁入空门的年轻和尚的一瞥，为评梅对君宇的既亲密又有间隔的爱情方式铺垫了意念的厚度。可以这样说，现在的本子，既有评梅身世爱情的哀婉悲凉，又有时代的宏大、磅礴与悲壮，显得深厚和精萃得多了。

柯兴手中有好几把板斧，小说、历史剧、电视剧、评剧，他都写，可谓之多才多艺的多面手吧。他是一位笔耕勤奋的多产作家，但我尤为赞赏他那种扎扎实实、渐积厚累、潜心思考、矻矻以求的精神。作为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的《风流才女》，虽然着墨近年，

但积累与思考久矣。他说,《石评梅作品集》的问世和邓颖超题记的发表,使他“决心为一代风流才女的坎坷悲艳的一生写一部传记文学”。但我觉得,他创作这部长篇作品的动因和灵感,早在二十年以前的一九六三年,他敬仰地伫立在高石之墓的那一瞬间即开始了。创作需要理性,需要读书或从名人题语之类得到某种的启示,然而文学的创造力更需要从具体感性的形象物引发而出的诗情。梅里美在《高龙巴》这篇小说里曾写道:“奥索叫她的妹妹为邻居死者写好挽歌,女主人公高龙巴回答说‘不,哥哥,这个(指挽歌)我不能预先作的。我得坐在主人面前,想着他的家属,等我的眼泪冒上来了,我才能把临时的感想唱出来。’”当柯兴作为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中文系的风华正茂的青年,第一次来到首都拜谒高石荒冢的时候,虽然对高石生平业绩因“一无所知”而一时无法落笔,但是他对君宇的“我是宝剑、我是火花”的浩然之气的景仰,对古亭梅魂的缅怀与追思,这应该说是作者二十年后写此书的情启灵动的最初之因。还有一个动因也是不能忽视的,即作者说:“我写石评梅传是歌颂评梅,同时也倾注了我儿时那位乡村女教师的深深的爱。”这是他在小说《后记》里所写的,看来似自我抒情的闲笔,其实它是作者无意之中道出了写《风流才女》另一个重要因素。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郭沫若说“蔡文姬就是我”。其实包法利夫人和蔡文姬,不过是他们笔下的小说和戏剧里的主人公,她们的经历和作家

本人并没有多少共同点。郭沫若与福楼拜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他们和自己创作的人物心灵息息相通，倾注了他们浓烈的感情。柯兴并没有说“石评梅就是我”，然而，评梅的形象无疑是灌注了作者对那位温柔善良的、曾“给了我爱，给了我温暖”的童年时代女教师的情丝。文学是人学，这是人所周知的；但文学还是爱学，没有崇高的爱的感情，人物形象会因失血而苍白的。从对小学启蒙女教师的怀念之情，大学时代因观瞻高石之墓而激发的敬慕之情，直到读了评梅作品集和邓颖超同志的题语，如果没有这一条数十年积累的挚爱的情感线，我想，柯兴也许不会写《风流才女》的；即使写了，也不会是一部盈灌着激情、柔情和诗情的成功之作的。

一九八七·十·二四之夜

芦荡萧萧，湖水浑浊。

枯干的树木已经冒绿。

陶然亭畔，荒冢累累。几座新坟前，焚纸的残火将熄，青烟几缕。

已是傍晚。西天边几道桔红色的晚霞，从浓重的黑云缝隙中间挤出来，直射荒野，芦荡，披在坟茔上。

旷野萧条，空无一人。

一座白玉墓碑，碑前一束鲜花。

松柏环绕着一座新坟。

这是高君宇的坟墓。

只有一个青衣女子，垂首佇立在君宇墓前，追悔悼亡，默祷远逝的英魂。

墓碑上的三行小诗。同时仿佛是从浩渺的宇宙太空，传来高君宇的回声：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镜头左移，是石评梅刻写的几句话。她的画外音，感情深沉，悲痛，如诉如泣：

“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评梅。”

她扬首向太空，神情痛惜，悲怆。

推出片名：风流才女——石评梅

片头字幕。

字幕：我和恩来同志对高君宇同志和石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但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以君宇同志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

缅怀之思，至今犹存。

——邓颖超

第 一 集

初 恋

北京石驸马大街。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大门口。

门后是石屏，石屏后是红楼绿柳，不时有嬉笑声、琴声传来，间或有夹着书本的身影闪过：

一个竹篱编就的八角小门，上面爬满了金银藤，四周绿柳倒垂。

石评梅夹着书本从八角小门走进来，站在门口往里望：朱檐游廊，院中水池，鱼儿漫游，水清见底；朱檐下，游廊上，翠竹掩映之后，两个少女坐在椅子上下棋，身旁小茶几上放着书本，两杯香茶。

庐隐的画外音：“真是颦儿再世！”

石评梅一愣：“颦儿？”她扭脸看去，身后站着庐隐。

庐隐扑嗤一声笑了：“就是林黛玉呀！”

石评梅：“你就会糟改我。”

庐隐：“多愁善感的小姐！……怎么，哭了？”